

論普世教聯的政治主張

陳紹賢

世界各國基督教兩百多宗派聯合組織的普世教聯，剛舉行過它的第四次大會。它通過的若干政治性議案，衝諸其揭曉的「正義與和平」提綱，顯有旨趣的分歧。筆者本廿二年的教友關係，及對教義之一些了解，試為評論，以待明教！

壹 各方對政治議題的反應

普世教會聯合會（簡稱「普世教聯」或「普聯」）（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是世界各國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英國國教（Anglicanism）正教（Orthodoxy）分支下各宗派教會聯同組織的。它於今年七月四日至十九日在瑞典的烏普沙拉（Uppsala, Sweden）舉行成立廿年來的第四次大會。出席的二百三十五個教會的代表七百餘人，連同他們的妻子，各教會的顧問，各國青年組織的代表，各方的觀察員、貴賓、記者和觀光客共近三千人。盛況空前，使這古老寧靜的大學城平添些熙熙攘攘的景氣。

這大會不僅規模宏大，且議程內容與過去歷次大會的大有差異。它的九四八年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大會（它的成立大會）·一九五四年伊凡斯敦（Evanston, U.S.A.）大會和一九六一年新德里（New Delhi, India）大會都以教義與教會為主要議題，對社會與政治問題，只是旁及而已。（註一）今年的大會政治問題與宗教問題的比重，恰與過去的相反。誠如美國「時代」周刊評稱：「第四次大會的進行議程，主要是屬於塵世的，而非屬於神聖的。」（註二）

此次大會揭幕前後，因其議程上政治性議題的複雜與嚴重，尤其是關於越戰問題與種族問題等，已引起各方的種種反應。

丹麥國家路德教會指責普聯大會太過注重政治和社會問題，而忽視對聖

經的全盤研究，特於七月三日宣布它不派正式代表參加該會。

俄共則利用越戰議題，作反美宣傳。蘇俄正教代表蘇柯羅夫斯基（Arch-priest Piotr Sokolovsky）對該案決議文中「越南人民的狀況，是一個強國單獨干預所造成的悲劇」句，提議修改為「美國的此一侵略與干預，是違反神旨的，是一種罪行。」而獲通過。

來自非洲的貴賓，尚比亞（Zambia）總統古恩達（Kenneth Kaunda）的演說，不啻為第三世界表達反西方的情緒，也似是作種族仇恨的煽動。他指責在落後國家中，「西方」只在追求最大的利潤，使那些國家的發展，像從富人餐桌落下的麵包屑而已。」（註三）

美國黑權派（Black Power）也藉此機會提出他們對白種人的警告。美國黑人作家包爾溫（James Baldwin）在大會發表演說，強調有色人種對白人的報復，必將是長期的流血。他并為黑權運動領袖卡密契爾（Stokely Carmichael）辯護說：「他也許是個種族主義者，但他的危險性實遠遜於南非政府或美國的一些統治者。」（註四）

貳 關於毛共與聯合國

這次普聯大會討論的政治問題相當廣泛。在世界社會正義與發展、戰爭與和平、裁軍與防止核戰、人權問題和學生暴動等大議題下，有越戰與巴黎和談、中共與聯合國、擴大核子禁試、完全裁軍、種族暴亂、青年逃避兵役和比亞弗拉（Biafra）等問題。經分組研討後，分別或綜合提向大會報告。大會決議的各案中，有幾項衡諸基督教義，可以檢討的，如關於毛共進聯

合國，越戰和談及青年逃避兵役的決議。

七月十六日，大會通過第四組提出的「國際事務走向正義與和平的報告」，其中一項主張加強聯合國的組織；認為它未來的效能，有賴於會員國包容所有的國家，以增進其權力，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

查普聯倡議容北平偽政權入聯合國，始於一九五八年冬，由其附屬組織「世界秩序研究會」(World Order Study Conference)發表親共宣言，主張它進聯合國。一九六五年九月，普聯國際事務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f the Churche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CCIA)以「備忘錄」分致聯合國各國代表團及世界各主要教會的領袖。該會主席諾爾德(O. Frederick Nolde)并備函聲稱，該會所取的立場，是代表普世教會的。該備忘錄關於「中國問題」部分，有這樣的說：

「普聯中央委員會對國際事務委員會所提有關裁軍及核子禁試的措施，特別指出，只有在中共對該措施的訂定與運用有所貢獻的情況下，方能作有效的進行。

「國際事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提出的『核子禁試條約及其下一步驟』的要點是：在核子禁試條約的現勢發展下，中共較以往更是孤立。此種孤立可認為中共鄰邦遭受危機與苦難的新根源。我們應把握每一機會，去與中共保持聯繫，并把它引入聯合國，使它可接受這國際組織賦予的責任與約束。」

同年十月，世界秩序研究會在美國聖路易(St. Louis, Missouri)舉行會議，重申他們過去的這種主張。

過去普聯附屬組織以毛共參加聯合國，為解決禁試、裁軍問題及安定亞洲秩序的一個關鍵，其昧於毛共的侵略本質，已是極度的天真。今日匪幫竭大陸人民的膏血，作對外滲透、顛覆和侵略的投資，并不因其內亂劇烈而放鬆。相反地，它向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輸出所謂「人民革命」，正在加緊準備中。普聯大會竟無視事實，作成那項決議，豈非與其揭櫫的「正義與和平」相背馳？

就教義言，基督教所信奉的是真神，要排拒的是魔鬼。毛共摧殘教會，迫害傳教人和教徒；竄改聖經，欺騙民衆；偽造聖經小冊和圖畫，大量流入東、西非，掀起種族仇恨，鼓動游擊戰爭。凡此以瀆神的行為，作引發民間

罪行，造成社會禍亂，去達成其顛覆或侵略的陰謀，這不是魔鬼的行徑嗎？

世界上基督教會領袖們對普聯祖共的行動，表明抗議，同時根據事實與教義，指證必須反對毛共進聯合國的，并不乏人。像世界衛理公會主席科爾遜(Bishop F. P. Corson)，大主教威爾奇(Bishop H. Welch)，資深牧師皮里(Rev. N. V. Peale)，波林(Rev. D. A. Poling)和赫利斯(Rev. F. Harris)等都發表過這種言論。但因他們沒有組織，不能發生集體的力。他們的意見雖會透過美國百萬人委員會去表達，但近年來該會已少作活動，他們連這種參加集體抗議的機會也沒有了。

普聯的「牽匪入會」企圖，有國際共黨操縱的背景。國際事務委員會的職責是：為普聯國際問題知識的中心；作普聯國際計劃與行動的代理人；當普聯表達世界問題意見的代言人；担任普聯與一切國際組織保持接觸的代表。該會的任務如此重要，國際共黨對它當不放鬆。據美國資深牧師蕭詹士(James Shaw)於一九六三年指證：該會已被共黨分子打入與利用了。(註五)

叁 越戰問題與逃避兵役

對於越南問題，此次普聯大會較有辯論。此項提案，有對美國單方譴責，要求它無條件立即全面停炸的；有公正持平，要求美國和北越在越南立即停火，并呼籲雙方在巴黎會談中「互為和平而冒險」的。這公平的一案在辯論時，儘管接受了若干對美侮辱的字句，惟表決的結果，其公平的主旨大致不變，不失為訴諸雙方的良知。當時贊成的六五〇票，反對的二十票，棄權的三十票。(註六)

此案由提出至通過，有幾點值得重視：

一、俄共原要藉越戰議題，作反美宣傳的工具，以打擊美國的國際聲望。但大多數同情美國的求和立場——雙方同時採取互惠的行動，所以該決議案的要求與呼籲是對雙方而發的。

二、反對的只廿票，足見大多數共黨國家的教會代表不支持俄共的預謀。羅馬尼亞歷年的獨立運動，最近捷克的自由民主化運動，對他們為此議案所作的決定不無影響。

三、上面提過的蘇柯羅夫斯基的反美案提出後，美國教會代表波士萊（Rev. Harold Bosley）等的發言，表明寧願接受對他們自己的國家作嚴厲的批評，以求有利於和平。這種容忍的態度，合乎教義的精神，贏得會衆的讚許，也助成壓倒性多數之通過該案。

另有一案，與越戰案有關的，就是青年逃避兵役問題。大會第四組提出的報告，主張教會對要求免於像在越戰感受良心不安的青年，應予以支持。同時普聯青年部也提出一項報告，建議教會對抗戰時服役的青年，可視作那是他們求生意志的一種表現；教會有責任為之尋求替代那服役的辦法，并寬待本於良心的反戰者。

十六日大會通過各該報告的建議，并於它的人權案決議文中特別聲稱，大會要求全體會員教會「支持因良心關係，而拒絕參加某些戰爭的人們。」這裏所謂「某些戰爭」（Particular Wars），主要的是暗示着越戰。

本案如果見諸實施，可能使美國教會對逃兵役者的支助，更進一步；也可能使其他國家的教會對美國逃兵和逃兵役者的庇護，更是負加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註七）

此案的通過，得力於美國代表中姑息份子與俄共御用代表的合作。前者只要越戰早日終了，而不問後果如何；後者旨在癱瘓美國的士氣，瓦解美國的戰力。如果俄共這種陰謀得逞，美國的優越武器乏人使用時，那情況就不堪設想了！

美國法律對逃兵役有懲處的規定。普聯此項決議無異鼓勵美國青年干犯法紀。且支持反戰，而不問所反的是正義之戰，抑是侵略之戰。這也是不合基督教義的。

肆 政治決議異趣之評價

普聯大會對越戰和談問題與「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立場不同——對前者持平、公正；對後者怕共、袒共。其原因值得檢討。

越南問題之於普聯大會，是個新的問題。上次大會舉行於一九六一年，當時該問題尚未形成。一九六五年越戰突升高後的越南問題，普聯國際事務委員會雖曾提出意見，但普聯直接表達的，始於此次的大會。因此，代表們

無傳統既成政策的影響，大多就對現狀的瞭解，去抉擇不同的提案。

擺在他們面前的越南問題現狀，無非是：在戰場，北越正在繼續增強南侵的滲透，準備對越南發動第三次全面攻勢。武元甲在越東邊區部署此一攻勢，已是公開的祕密；在巴黎，和談歷三月餘經十七次集會，而無實際的進展，其癥結所在，顯然是河內堅持美方無條件全面停炸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然後能談實質問題。美國表明可全面停炸，只要北越有降低戰爭的相對行動，但被河內峻拒。誰無謀和誠意，無成見的代表們當已了然，這就是大會達成對雙方作公平決議的主因。

相反的，對「中國代表權」問題，代表們為十年來普聯的既成政見所蔽，以致無視中國大陸暴亂分裂的現實，而繼續其怕共袒共的主張。此外，還有幾點有須正視的：

一、大會對此問題不是作成一單獨案，也不是單獨舉行表決，而是在「國際事務走向正義與和平報告」的混合提案中一併表決的。如此方式的處理，可能是有意減低該案的重要性，使它易於通過。

二、俄共的御用代表團對此案似頗冷淡，可能是他們體會到克里姆林宮主人的意旨。

三、此案提出後，美國代表中無人發言反對。（註八）這無足怪，因為美國代表團受美國教會聯合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NCC）及美國教會會派（Quaker）的控制。前者向來持此主張——毛共進聯合國；後者且常採取行動，企圖促其實現。——教會會派的國際事務機構「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曾發表「對華新政策報告書」，其中建議美國承認毛共，并讓它參加聯合國。一九六五年四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關係大會」（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和一九六六年五月在紐約市舉行的「中國問題討論會」（China Forum），都是該委員會主持的，都鼓吹對毛共的姑息主張，包括它入聯合國。

一九六五年普聯國際事務委員會發表該項備忘錄之後，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會提出一件「辯正書」，指出該主張的荒謬。當時對端正國際視聽，當有影響。近三年來，因越戰演變，美國的姑息逆流激盪；美國若干教會因厭戰、反戰，企求與毛共妥協的呼聲日高。此種情勢，也就促成普聯大會輕

易通過該案。因此之故，筆者愚見，以爲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會今後的工
作，似宜以美國教聯和教友會派爲主要對象，使他們了解中國大陸的實況，
而改正其所想所爲，使能合乎基督教義。

註一：過去歷次大會的主要議題：第一次「人的混亂與神的計劃」；第
二次「基督——世界的希望」；第三次「俄、保、羅、波諸東正
教會的加入」；「普聯組織的基本原則」。

註二：Time, July 26, 1968, P. 49

大陸青年問題之研究

李正中

五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完稿

青年問題是一種世界性的問題，但各國却因政治情況及社會條件不同而
各異。共匪控制下中國大陸所爆發之青年問題，因社會情勢的複雜，更爲特
別尖銳而嚴重。

十八年以來，共匪企圖以政治權力創造經濟法則，以暴力毀滅人性，激
起社會的劇變，使國家與個人、主觀與客觀、現實與理想發生矛盾，青年由
希望幻滅而絕望，發生一種變態心理，情緒分裂，造成了錯綜複雜嚴重的青
年問題，成爲大陸大崩潰大動亂的主要原因。茲將當前大陸所發生的青年問
題歸納如下：

思想問題

一、思想問題——思想紛歧，心靈空虛，苦悶絕望。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紛至沓來，不惟使中國農村經濟破產，民
族工業不能興起，而且更製造了軍閥混戰，社會解體，失業人口日增，大家
庭瓦解，固有文化衰退，在此青黃不接，社會轉形期中，毛匪流氓思想以馬

註三：Time July 19, 1968, P. 42

註四：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8, 1968

註五：Rev. James Shaw, What is Happening? CCIA

註六：Uppsala, July 19, 1968, UPI

註七：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9, 1968, P. 8

註八：Uppsala, July 16, 1968, UPI

列主義的偽裝趁虛而入，曾蒙蔽欺騙了一部份青年，而形成爲國民革命運動
中的一股逆流。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後，毛匪在一九五八年實行三面紅旗，
幻想在落後的中國農業社會，由集體所有到全民所有，實現毛式的共產主義
的「天堂」，遂激起了各種矛盾的總爆發，造成了百年未有的大災荒，一連
三年，將大陸變爲「漆黑的一團」悲慘的地獄。現實的無情不惟迫使人民奮
起反共，亦驚醒了匪幹們的幻夢。另一方面，自一九五〇年後，原子能引起
了生產技術的變革與生產關係的急劇變化，已否定了共產主義的教條。一九
五六年黑魯曉夫之鞭屍史達林。一九六〇年俄匪公開分裂。一九六五年，俄
帝實施經濟改革，以「利潤」「獎金」刺激生產，實質上無異於放棄共產主
義。「毛匪思想」一面遭受時代潮流的沖擊，一面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
流」，其整個詭辯與謊言，遂全部破產。然毛匪仍「升虛火發高燒」，以「
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冒險一擲。對外高舉反「蘇修」的大旗；對內則舉
行大整肅，美其名爲「文化大革命」，並用原始的手段對老幹部作殘暴的鎮
壓，及人身之侮辱。大陸青年在此情境下，目睹社會的劇變，現實的殘酷，
家庭的悲劇，希望的破滅，精神喪失憑藉，不知何所適從，自然陷入徬徨苦